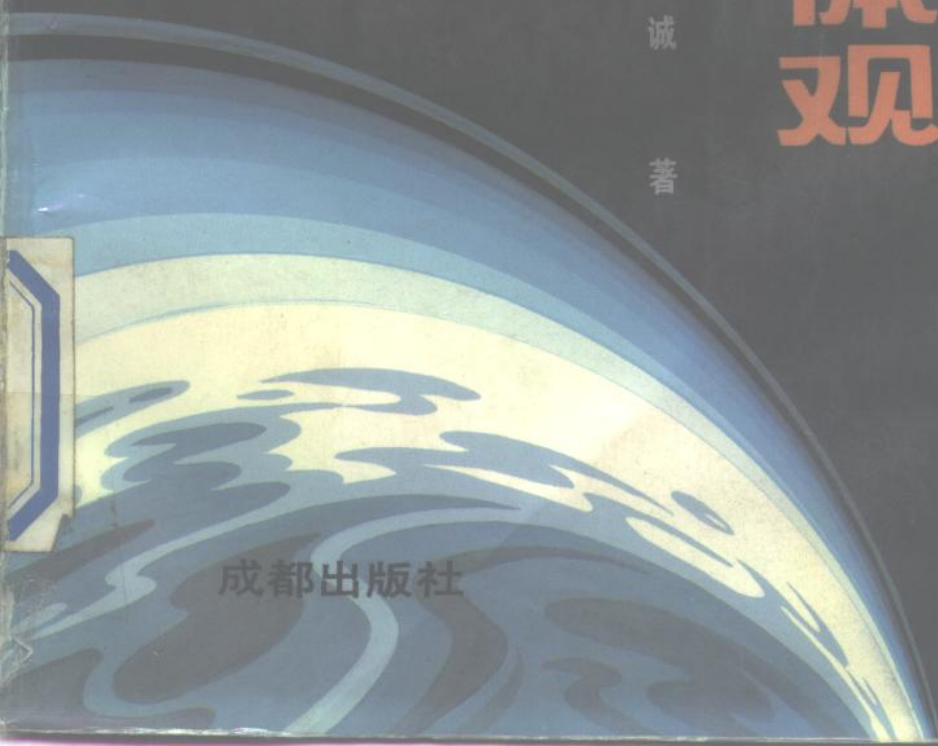


Reexamin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as a Whole

近代世界整体观

夏 诚 著

成都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 平
封面设计：谢成荣
版式设计：席维中

近代世界整体观

成 都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成都市十二桥街60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4 字数：264 千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80575—077—7/K·1

定价：5.10 元

前 言

当今的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整体，各地区、各民族都在互相依赖、彼此制约中发展着。因而在观察当代世界时，那种仅仅瞩目于国家、民族或地区层面的视野，显然已经太狭小——应当有全球的眼光！

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今的整体世界，就需要了解其由来。世界的进入整体性发展，其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6世纪。自那以后各地区各民族就开始了普遍交往，于是就渐渐产生了整体性的世界即世界体系，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历史，即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史；全球社会发展自此以后的历史，便成为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矛盾统一体，其内容和动力都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的整体世界的认识，最近几十年来，国外和国内的世界史学界在学术研究中都取得了颇大进展，其中有不少学者在重新检查传统的史学，并试图运用世界观点或全球观点来解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这些研究不仅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设想，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为认识整体性的世界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开端性工作。目前，用新的思维方式考察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其条件在我国已初步具备，现实对此的要求

前 言

也越来越迫切。但愿，我国有更多的世界史学工作者致力于此，以争得我国在国际上的世界史学界中应有的地位，以服务于我国当今改革、开放之现实斗争的需要。

随着整体世界的产生与发展，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也相应地起了变化，这就是同民族壁垒、地区壁垒高筑的时代相比所表现出的愈益明显的“脱轨”和“变态”——世界体系强烈地冲击了各种文明，致使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都在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改变孤立发展时代既往的进程和方向。因此，即使是考察16世纪以后的分国别的历史，也需要运用普遍联系的、宏观的、总体的思维方法，简言之，即要用世界的观点；而考察整体世界，就更加自不待言了。

本书不是运用编年史的方法来叙述整体性世界史的产生和形成，更非分国别、分地区地来敷演出“世界”，而是按专题形式讨论整体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一专题粗略概述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性历史的基本观点。第二个专题则简单回顾国外、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世界史的认识的变化和进步。第三个专题，是作者对16至19世纪世界历史之最基本的特征和结构

前言

的认识。第四、五、六专题，分别探讨整体性世界形成的渠道和途径。第七个专题，主要讨论近代时期世界历史的特殊动力。第八、九两专题探讨世界体系所必然引发的两个重要结果：世界革命和国际改革浪潮，亦可说是社会变革与进步之途径的变化。最后一个专题，试图重新考虑并裁划近代世界史的分期。

整体性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作者所能涉猎的著作有限，研究也恐失于表浅和偏狭，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批评。

最后，我要感谢成都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所提供的方便。目前出版界困难重重，以致学术著作难得一鸣，《近代世界整体观》自然在此“难鸣”之列。可是，成都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慨然接收了这部书稿！这种不向钱看和以学术为重的精神，难能可贵！对此，这里谨表敬意和谢忱。

夏 诚

1989年11月

目 录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世界性历史	(1)
(一) 各民族、各地区连为一体的世界.....	(6)
(二) 整体性世界及其历史的产生和形成.....	(15)
(三) 整体性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22)
二 国外与国内著述的回顾	(39)
(一) 苏联的《世界通史》.....	(40)
(二) 西方的近代史著述体系的变化.....	(46)
(三) 国内的世界近代史著述.....	(66)
三 近代的世界体系	(77)
(一) 近代世界的两种历史潮流.....	(80)
(二) 世界体系的结构.....	(85)
(三) 近代世界的中心与非中心.....	(90)
四 世界性的政治体系	(112)
(一) 16—19世纪的世界性政治秩序.....	(113)
(二) 世界性政治的开始及西班牙的世界霸权.....	(118)
(三) 荷、法、英、俄的崛起和欧洲统治的扩大.....	(125)

目 录

(四) 世界性政治大动荡和英、法、俄的决战·····	(132)
(五) 全球性的政治体系的形成·····	(136)
(六) 世界性政治体系走向危机·····	(141)
五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	(147)
(一) 世界性经济体系的内容·····	(148)
(二) 商业革命和世界性贸易的初步建立·····	(151)
(三) 工业革命与世界性市场的形成·····	(175)
(四) 资本主义独执全球经济体系之牛耳·····	(193)
六 世界性的人口大流动·····	(214)
(一) 全球规模的人口流动·····	(215)
(二) 国际性的人口大流动的原因·····	(230)
(三) 人口大流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237)
七 民族间、国家间的国际性竞争·····	(247)
(一) 民族间、国家间的竞争的普遍性·····	(250)
(二) 世界性竞争的三种类型·····	(254)
(三) 国际性竞争的内容和手段·····	(259)
(四) 国际性竞争的作用·····	(267)

目 录

八 资产阶级世界革命	(274)
(一) 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含义和特征.....	(275)
(二) 近代初期欧洲的普遍革命.....	(284)
(三) 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美革命 风暴.....	(297)
(四) 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发展.....	(313)
九 国际性的改革浪潮	(323)
(一) 改革的普遍性和国际性.....	(324)
(二) 改革的不同类型.....	(334)
(三) 国际性改革浪潮的作用.....	(361)
十 近代世界史的分期	(374)
(一) 社会历史分期的标准.....	(374)
(二) 近代世界史的分期.....	(382)
(三) 第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准备.....	(389)
(四) 第二时期：资本主义的大获全胜和整体世 界的形成.....	(395)
(五) 第三时期：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404)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世界性历史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史学界始终面临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于研究国别史的、研究世界史的，都一样难以真正回避。因此，在讨论世界史的著述体系时，首先探讨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恐怕是有必要的、有益处的。

有些史学家讳言历史哲学，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有它的历史观，只是有的没有开公地或明确地表白出来。自16世纪以来，历史观有多种流派，有些不过是昙花一现，有些则在逐渐消逝，而到当今为止能经受住历史实际的检验、其影响在史学界能日见增大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诞

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的影响已有了相当惊人的增长，连严肃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在普遍地改变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或者坦率地承认它的科学性，或者运用它的某些原理、观点和术语；甚至，许多保守的史学者也不再断然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加以否定。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概述唯物史观的影响时写道：“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在导向反对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①应当承认，巴勒克拉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的评价比较客观，一点也不过分，恐怕还不够充分。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工作者，以及历史专业的学生，本来应当对历史唯物主义倍加重视，更认真地学习，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更高的把握水平、更强的运用能力。但是，不能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即在国内史学界，的确存在很不严肃的、有悖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其表现有两种。第一种，表现为表面上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却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偏重于摘录具体的观点和语句，满足于既有教材、报刊上的解释，甚至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观点、结论加以绝对

① (英)G·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化，以致曲解和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精神。这种倾向主要渊源于苏联；而在1958年后的20年间，更有远远超过苏联之势，有时甚至达到荒谬的地步——把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中的某几条原理变成解释全部历史的死板模式，以致近代史变成了起义、革命和战争的汇集；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则成为解释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千篇一律的公式，结果塑造了一部不真实的近代世界历史。

第二种，表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抱着惊人的漠视态度。这种倾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既不了解，又不想认真阅读，甚至认为不需要、不值得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仅凭别人的片面议论和介绍，或仅据一些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就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评头论足，随意否定；相反，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则津津乐道，容易偏信。这种倾向在近10年间相当突出，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上对外封闭所造成的恶果，亦可以说是对第一种倾向的极端性的反叛或惩罚。

两种倾向的相继泛滥，都给历史的教学和科研带来公认的消极影响。在今天，两种倾向都已有所克服，但其实际影响恐怕还较深且广。从被大量采用的一些教材中，从刊登出来的某些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或那种倾向；在某些史学工作者和史学专业的学生的思想意识中，也很难说已根本纠正了这些倾向。要实实在在地进一步克服这两种倾向，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弄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这一点，对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于更好地解决什么是世界历史、如何撰写好世界史的问题，尤其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即整体性世界形成阶段的末期。其时，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地区都已经或者开始被卷入世界体系，欧洲社会和大西洋体已相当成熟，整体性世界史已进入它的少年期。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对整体性世界史有了丰富的感性知识。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会最完整、准确地了解其基本思想，最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其基本原理。他们两人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天才，有极敏锐的眼光，能洞察初生的、万花筒似的整体性世界，并对此有过大量的论述。因此，他们对正在形成的整体性世界的论述，理当有特殊价值，但可惜在近代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中很少有人重视这一点。

不否认，在近代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中，好象比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更重视马克思主义，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也最为普遍。但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假象，其实际情况并不比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更好。因为，除了上述的偏向之外，近代史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基本上限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事件和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性历史的论述则被大大忽视了。这种现象反映了对世界史的错误理解，结果更助长了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的简单堆集的这种错误认识，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理论就只是些关于国家、地区、民族范围内的问题的理论；此外，还容易给人们、首先是给史学专业的学生造成一种错觉，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世界观点，似乎完全是西方学者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研究过并作出过理论上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整体性世界史的论述，实际上不仅有，而

且还不少,只是并不很集中,而多散见于阐述其他问题的著作。其中,有些是用世界观点来考察地区或国别史上的问题,有些是将世界的整体性作为某种基本原理的一部分来给予论证。这主要包括在以下四类著作中:一是专门阐述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专著,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二是集中研究经济理论的著作,如为计划写一部经济学巨著而拟就的总导言的草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三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著作,如《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四是分析某个特定事件的著作。从这里不难窥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的进入整体性的发展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都有着内在联系,因而决非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考察意义严格的或真正的世界及其发展史时,没有理由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述。

关于世界历史的重要观点及理论,不少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或最先提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学者主张运用全球的观点,从联系中来考察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运动,注意研究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和演变,从全球的一体化来看待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想法、观点和初步解释,并非全是新的,从根本上说很多都未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并且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晚了一个多世纪。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认真学习、充分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确实很有必要。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观点和著述,若要系统、完整地予以整理,决非易事,本书根本没有这个奢望。这里仅仅是想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并对之作些初步探讨。

它们若能引起世界近代史学界的重视，就算达到了作者的目的。

（一）各民族、各地区连为一体的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世界历史，其含义和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需要首先弄明白的问题。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决不是全球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联系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的历史——这个统一体的行程就是世界历史。

早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详尽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首要的基本原理时，就已用相当大的篇幅在第一章里分析了生产和交往的横向发展，并说明超越国界的这种横向发展使各地区、各民族间产生了相互的交往，从而使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内部的那种分工关系也在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出现；正是这种经济交往关系，奠定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发展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写道：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

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①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②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白提出了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具有新含义的“世界历史”的概念。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历史，不与人类历史同时开始，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来马克思更直接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可以窥见，他们所讲的世界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40，42，51~52。

^② 马克思著。《导言（摘自1857—185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60。

史，绝不是简单地在地域范围上包括全球，即绝不是把互不关联的各民族的历史加在一起，而是超于各民族之上的整体性世界的发展史。概而言之，这主要包含有下面几层意思。

首先，世界历史的基本前提，是全球各民族之间需要建立广泛联系，即普遍交往。这就是说，各民族都得摆脱孤立发展的状态，并与外部世界建立经常性的往来。普遍的交往不仅指生产和交换领域，还包括其他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各种层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和以后的著作中，一再讲到交往形式的多样化，其中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且特别强调经济和战争，也很重视移民，还反复提到文化及其他途径的交往。至于交往的活动范围，他们也讲得很明白，不再限于邻近国家之间，也不限于各地区之内，而是超乎各国家、各地区之上，以全世界为共同的交往活动的舞台。这一点也很重要，其意思是指世界史不是国别性、各地区性历史的简单相加。此外，他们所说的交往不是偶而发生和暂时的，而是经常性的、永久性的，并且是不断加强的。以上这些，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普遍交往的内涵。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更深刻的涵义，是指世界历史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即各民族的已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亦即在国际分工条件下形成起来的世界市场。全球各地区间、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并非世界历史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最一般的要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论证了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在全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阐释世界历史的时候，他

们也运用了同样原理，从生产出发，考察世界各民族怎么在经济上连为一体，并把这种联系视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其中，所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地区范围内、民族范围内的那种分工已扩大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国际分工，进而地区性、民族性的市场已联系为世界性的市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计划编写一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著，并拟定了一个纲目，准备把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四部分拟写“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第五部分拟写“世界市场和危机”，^①都是专讲世界经济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一开头他就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②从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提出了世界的各种重要组成部分，并准备都分别加以专门论述。由马克思所拟就的这些书目的撰写纲目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形成中的广泛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乎规律的延伸，是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几个方面，其中世界市场最为重要。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把它作为世界历史的根本表现。因为，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

① 马克思著。《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9。

② 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7。